

古 典 文 學 名 著 選 譯
第 八 種

紅 字

美 國 • N 霍 桑 著
侍 桁 譯

國 際 文 化 服 務 社 印 行

紅 字

(全一冊)

著 者 美 國 N · 霍 桑
譯 者 侍 桁
出 版 者 國 際 文 化 服 務 社

上海虹口乍浦路七五至七七號
北平西單北大街一一三號

版 權
所 有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三 月 上 海 新 版

譯者 引

在這種力求緊縮而希望得一輪廊的說明的後記裏，我想，關於本書的評價的許多爭執，可以盡量節省了。

倘使以時間的淘汰和空間的普及來作爲一部文藝作品之最可信賴的評價的話，那麼，這本書，至少這書中所描述的故事，已達到了最高榮譽的水準，這書出版於一八五〇年，至今將近一百年了；同時，它已被譯成全世界一切文明的語言，不僅於此，它被改編成劇本，扮演歌舞劇，整整二十年前，還被當時的一代女明星麗琳·甘許重現在銀幕上。若借費爾普斯的講話：「它不是相對地偉大，而是絕對地偉大；它在世界十五部最好的小說中有它的地位。」

但是另一面，也有若干可敬的批評家對於這本書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小泉八雲在他的「美國文學雜論」中，就說：「關於紅字，我將說得很少；這是這個作家的著作中最陰慘的一部書——雖然因爲些奇異的理由，它是最風行的。」另有一個美國批評家喬治

·伍德貝利，則說：「……這是一本缺乏光和愛的書，也許因其忠實於生活的黑暗面，而抓住我們；但在最高的意義上，這是一部虛偽的書。」

這些話，應當都有它各自的理由；但是，我想，與我在此裏饒舌，不如讓讀者細讀了這本書之後，自己去取捨。我禁不住要表明一兩句的是：這書的寫法，恐怕是「陰慘的」，它所挖掘的人生真理，從最高的意義來講，或許是「虛偽的」，但是霍桑製造的這個故事，祟惑了一百年來成千成萬的男女。一個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若是從歌舞劇，從銀幕上，從簡短的文學紹介，或甚至從口頭上，得知了這個故事的輪廓，便一定要有一口氣讀完這本書的慾求。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理由，人們一談起霍桑，便要提到他這本「紅字」，而在任何簡短的文學史中，也不能不列出這個作家的這本書名來。

紅字的故事，是取自十七世紀清教徒的生活的；故事和人物當然是虛構的，但造成這個故事之中心的事實，是有着相當的歷史的根據。據研究者傳述，在一六七一年六月紐·普雷茅斯（New Plymouth）殖民地記事中，記載着如下的條文：

「凡犯姦淫而被察覺者，必將佩戴以紅布剪成之A·D二大寫字母，縫於袖上或背

上；在本政府治下若發見不佩戴此二字母之罪人，當即逮捕，並當衆鞭打。」

就根據這一史實，霍桑杜撰了他的幻想的悲劇；但他的心血，至少是復活了幾個人物——像幽靈般追逐着復仇的老羅格·齊靈窩斯，從誕生時便親嘗了人間苦味而變成如古怪的小妖精似的珠兒，極度神經脆弱在宗教迷網中掙扎不脫的丁梅斯代爾青年牧師，性格剛強用微笑來接受人間裁判而骨子裏是在輕蔑一切法則的海絲特·白蘭，這些，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是一部小說中所可能造詣的非常成功的人物。

據說，霍桑寫這部小說是當他在沙侖姆稅關當了三年監督之後的事。有一天，他回到家裏，告訴他的妻說。他已經失業了。而她竟非常高興地歡迎這個報告，同時說道：「現在你可以寫作你的書了。」於是他驚異地問道：「但是，我寫作的時候，我們靠什麼生活呢？」這時，她拿出了她從家用裏點點滴滴節省下來的積蓄，呈現給他。因此，霍桑得有一年安心寫作的時間，而「紅字」也就被完成在這一年之內。

三年的稅關生活給他留下了極深刻而又極不愉快的印象，所以就當他寫作以十七世紀清教徒生活為背景的「紅字」時，這一段生活的印象也總在纏繞着他。原書有一篇「

引言」，題名就叫「稅關」，長到等於全書整整四分之一的篇幅。霍桑在這篇引言裏，盡量娛樂自己，把稅關以及其週圍的小天地都壓縮在這裏面，他那陰氣沉沉的幽默，襲擊了全部前前後後寄生在稅關裏的人物。這篇引言，是和本書的正文沒有什麼連續性的，換一句話說，一般讀者可以充份享樂這篇動人的故事，而不必吃力去讀那篇引言。若勉強說，其中也還可以尋到與正文有關的地方，那便是他杜撰了一個離當時已逝世八十多年的前任監督約那旦·普的故事。一個落雨的日子，霍桑閒着無事，在稅關的牆角裏，發見一堆普監督的私人文件。裏邊有一件東西，大大地引起了他的興趣，也便是一塊紅布織成的大寫字母A。

「在我一心一意思索這個紅字之間，我竟忘記檢查那曾經纏在紅字之上的一小捲穢紙。於是我把它打開，很滿意地發見了一篇老監督親筆紀錄的、關於始末情由相當完整的說明。有幾頁大型紙張包含着許多關於海絲特·白蘭的生活和談話的記載，這一個人物，在我們祖先的眼光中，像是頗被注目的。從馬薩諸塞州的初期，直到十七世紀末，這一個女人曾經聲傳一時。普監督同時的老年人都還記得她，他們年青的時候，她已是

一個老婦人，不過並未殘廢，態度莊重而嚴肅，普監督的記載，就是根據那些老人的口述，從很早的時期，她便自願作一個看護，出入四鄉，而且做了許許多多的善事；關於一切問題，尤其是關於心情的問題，她都負起對人勸導的責任，因此有許多人將她當天使般地尊敬，這也是她這樣的人必定的收穫；但我却想像着，另有一些人一定把她看做一個多管閒事令人麻煩的人。當我再將那原稿仔細看下去時，我又發見關於這個奇特婦人其他行為與遭遇的記錄，其中的大部分，讀者可讀題名「紅字」的小說便可瞭然；……」。

在這篇三萬多字的引言裏，算得與原書有密切關係的大概就只上邊引用的這一段，霍桑一流的散文，在這引言裏是得到充分的發揮，然而若翻譯起來，恐怕不僅譯者或讀者會頭痛，譯本定會鬧成不歡而散的。我一向凡是譯書，便必定從頭譯到尾，絕不敢輕於取捨，這一次大胆把原作者的「最重要的」引言取消，實是破題兒第一遭；因此，要對地下的作者表示誠摯的歉意。

這書的中譯本，過去已有商務出版的傅東華先生的「猩紅文」。大概因為印出之後

，不久就發生了戰事，所以未得普遍流傳。我動手翻譯的時候，並不曉得這個譯本；其後，在旅途中路過衡陽，偶然於當地商務印書館的書架上發見這本書。我決心，如果這個中譯本能夠令人滿意，我願意犧牲我已寫成的三四萬字的譯文。當然，如今這個新譯本既與讀者見面，可見我對於傳譯本至少是並不十分滿意的。不過，這個在先的譯本，對於我是幫了不少的忙，使我得到許多指示，也儆懶了許多地方，這是我個人對傅先生應當表示最深摯的謝意的。同時，我想，讀者也應當明瞭書業市場上常有的王麻子汪麻子之爭，有時並不一定可靠，僅爲了博得商人歡心，爭奪市場上的銷路，便把前人辛苦的工作說得一文不值，在當今，只有那目空一切滿口革命符咒自命專家的人才是最拿手戲。讀者如若不信，請看不久以前新知書店出版的「虎皮武士」那位年少翩翩的編者的樣相，便可瞭然！

一九四五年二月。

目 錄

一 獄門·····	一
二 市場·····	三
三 認識·····	一六
四 會見·····	二九
五 海絲特做針黹·····	四〇
六 珠兒·····	五三
七 州長的大廳·····	六八
八 妖兒與牧師·····	七八
九 醫生·····	九二
一〇 醫生與他的病人·····	一〇六
一一 心之內部·····	一二一
一二 牧師的夜遊·····	一三一

一三	海絲特的另一面	一四七
一四	海絲特與醫生	一五八
一五	海絲特與珠兒	一六八
一六	林中散步	一七八
一七	教長與他的教民	一八八
一八	氾濫的陽光	二〇三
一九	溪邊的孩子	二一二
二〇	昏迷中的牧師	二二三
二一	紐·英格蘭的節日	二三九
二二	遊行	二五三
二三	紅字的顯露	二六八
二四	結局	二八一

一 獄門

一大羣生着鬍鬚的男人，穿着晦黯顏色的衣服，戴着灰色的尖頂帽子，另有一些女人，有的戴着頭巾，有的光着頭，他們混在一起，聚集在一所木製大廈的前面，大廈的門是厚重的橡木的，用粗大的鐵釘子嵌着。

新殖民地的建設者，無論他們原意怎樣想設計出人類美德與幸福的烏托邦，而它的樣子立刻就可以辨認得出來的，因為他們從最初的實際的需要，便不能不分出一部份處女地作為墓地，並且分出另一部份地方作為監獄的位置。按照這個規律，我們可以斷言，波士頓的祖先們，在穀山附近地帶建築了最初獄舍的年代，是和他們在伊薩克·約翰生的地段，圍繞着他的墳墓，劃出最初葬地的年代相近，而且伊薩克的墳墓，後來在國王禮拜堂古老的墓地中，就變成了全部幽靈匯聚的核心。的確的，當這城市定居後的十五年或二十年的時候，木製的監獄已受風吹日曬並顯示出各種蒼老的跡象，使它那晦黯而愁眉苦臉的表面，露出更淒慘的觀景。橡木大門上呆笨的鐵鈕上的鏽，看起來是比

這新世界裏任何一切都更古老。像一切罪惡的附屬品一樣，它似乎從未會有過青春的年代。在這所醜陋的大廈之前，在它與街心的車轍之間，有一塊草地，叢生着牛蒡，茼蒿，毒草，以及各式各樣全然沒有見過的植物，這些雜草顯然是與這土地有些意氣相投，很早很早就產生了文明社會的黑暗之花——監獄。但是在門道的另一邊，幾乎就生根在門口上，有一棵野薔薇，在這七月的時光，滿載着纖美的花朵，它使人想像，當囚徒進門或是當被判決死刑的獄犯出去受刑的時候，它對他們呈獻出芬芳與柔弱的美質，表示在自然的深胸裏，對於他們，還有憐憫，還有溫存。

由於奇異的機緣，這棵薔薇灌木，永生在歷史中；但是否僅因為那最初掩罩它之上的巨大的松樹與橡樹都已倒落了多年，而它還能從嚴峻的荒蕪中殘存下來，抑或是因為當聖安·哈慶生走進獄門時，便從他的腳下迸發出來（這種傳說有極可信的證據），我們可以不必斷言。緣於我們述說的故事，將從這個不吉利的門廊開端，而在那里首先一眼看到它，我們幾乎無法不摘取它的一個花朵，呈獻給讀者。讓我們希望，用它來象徵在人生途徑上可以發見的一些甜蜜的生命之花，或是用它來緩和一個述說人性脆弱與哀

愁的故事之陰黯的結局。

二 市場

在牢獄街中監獄前的那塊草地上，差不多約在兩世紀以前，在某一個夏天的早晨，擁聚着波士頓市大多數的居民，他們的眼睛全都死釘住鐵板的橡木門。若在旁的居民中，或在紐·英格蘭歷史中較後的一個時期，像這些善良人民生着鬍鬚的面象上所呈獻的那種嚴峻的猙獰，一定會被人認為馬上要發生可怕的事端，但在初期清教徒人物的這種嚴酷中，是難以斷言會有哪一類的事情發生的，那也許是，一個懶惰的奴僕，或是父母交到官家的、一個不聽話的孩子，在鞭刑台上受處罰。也許是一個唯信仰論者，一個教友派的教徒，一個異端的教徒，要被鞭打出城，或者是，一個懶散無家可歸的印第安人，喝了白種人的火酒，於是在街上叫罵，而帶着鞭笞的傷痕被趕進森林的陰影中。甚至也許是，一個妖婆，例如那性質冷酷的縣長寡婦，西賓斯老夫人，將要死在絞刑架上。無論怎樣一種情形吧，在觀眾方面，總是同樣那種莊嚴的態度，這種態度對於他們是適

合的，因為這種人民把宗教與法律幾乎視爲一體，而且在他們的性格中這二者完全混合在一起，以致公衆紀律的最溫和的事件與最嚴重的事件，全都使他們同樣地敬畏。一個犯罪的人，在絞刑台上，從這樣的旁觀者，所能探求的同情，真的是貧弱而又冷酷。反之，在我們的時代中像那只會引起嬉笑嘲罵的一種刑罰，在當時也會像死刑一般地給人同樣的嚴重性。

因爲是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中，所以在我們故事開端的那個夏日的清晨，我們才得看到羣衆中的幾個婦女，對於將要發生的任何懲罰，都像是感到特別的興趣。穿着短衣下裙的人，在大廳廣衆間出頭露面，像欣逢盛會般，把她們的血肉之軀，擁擠在羣衆間，望着絞刑台上的執刑，在那個時代是再平常不過的事。無論在精神上或體質上，那些英國老家世老教養的妻女們，比起她們六七世代以後的漂亮的後裔，是有着更粗惡的素質；因爲，經過家世的遺傳，每一個有爲的母親，縱不能使她的孩子們在性格上不像自己那樣頑強凝固，而也會使她們形態更含蓄，更斯文，體質更纖巧的。當時站在獄門前的那些婦女，和那堪稱爲女性代表的、男子氣概的伊麗沙白，是相隔不過半個世紀之間的

時代人物。她們是她的同族女性；她們故鄉的牛肉與麥酒，以及那絲毫也未加改良的精神食糧，大量地塞進她們的體質裏。因此，明亮的晨光在當時所照耀着的，是寬大的肩膀，健壯的胸脯，紅潤而圓圓的臉蛋，這些是在遙遠的島國上發育起來的，還沒有被紐·英格蘭的氣氛變成蒼白，變成瘦瘠。加之，這些慈祥的婦道——她們大多數的樣子像是如此——既是敢於發言而又辭令圓滑，若在今天，無論她們言語的意旨和聲調，都將會使我們大吃一驚。

「好心的太太們，」一個姿態嚴厲的五十歲老婆子說，「我想對你們表明一點我的心思。如果我們這些聲名卓著的教會會員而又年長的婦女，能夠處置海絲特·白蘭這種敗類，將對公衆有極大的利益。你們怎樣想法，這是閒話嗎？那個賤婦，若是交給我們現時站在一道的五個人來審判的話，能夠像那些慈悲心腸的長官們所定的判決，就這樣放她過去嗎？天哪，我想不會吧！」

「人們說，」另一個說道，「她的虔誠的教長、丁梅斯代爾師傅，因為在他的會區裏發生了這樣的一種醜事，心裏十分難過。」

「幾位地方長官都是敬神的紳士，但過於慈悲了——這是真的，」第三個，一個半老的徐娘說。「頂少頂少，他們也應當在海絲特·白蘭的前額上，用燒紅的鐵，烙上一個印記。我敢講，要那樣，海絲特太太才會有點畏忌，但是他們在她衣服的胸口上貼上什麼，她——那個壞貨，才滿不在乎呢！喔，你們看看吧，她會用一個胸針罩住它，或是索性當作異教徒的裝飾品，於是便大搖大擺地在街上走起來！」

「啊，不過，」一個手裏牽着孩子的年青的妻更溫柔地插嘴說道，「就隨她遮起那個標記吧，然而痛苦還總是在她的心裏。」

「我們談什麼標記和烙印——哪怕在她衣服的胸口上，還是在她前額的血肉上！」另一個女人叫了，她是這幾個自命法官的女人中，最醜陋同時也最殘酷的一個。「這個婦人辱沒了我們大家，所以應當叫她死。這種事沒有法律嗎？聖書和法典上明明是有的呀。所以讓那些不照法律行事的知事，親自嚐嚐滋味，他們自己的妻女也會放蕩的！」

「老天在上，好心的太太！」羣衆中一個男人說道，「婦人中，除去絞刑台所引起的那一點點的恐懼之外，再沒有美德了嗎？不過這話是說得太苛毒了！現在別瞎扯啦！」

你看，監獄的門鎖正在轉動，白蘭夫人本人就要出來了。」

獄門從裏面打開了，首先像一個黑影浮現在陽光中一般，現出了那獄吏的猙獰而畏縮的樣像，他身邊掛着刀，手裏拿着官杖。這個人物，在他的像貌中，是象形着清教徒法典的全部的無情，而他的職務便是依照條例對犯人來作最後的最週到的執行。他左手舉着官杖，右手把住一個青年婦人的肩膀，就這樣把她拉向前來，及至到了獄門的門檻邊，她推開他，那動作表現出一種自然的威儀與性格的力量，於是像是自願般地，邁步走到門外。她懷裏抱着一個孩子，一個約有三歲大的嬰兒，她望着眼睛從那白日耀眼光綫轉開她的小面孔；因為在此以前，她的生存，只是過慣了一個土牢或是監獄中其他陰黯房間的灰暗光線。

這個年青的婦人，這個孩子的母親，當她露出全身矜立在羣衆之前，她的第一個衝動，似乎就是在懷裏緊緊地抱住那個嬰兒；這動作與其說是母性愛的衝動，還不如說她藉此可以遮掩那縫在她衣服上的一個標記。不過，她立即明瞭，縱是遮掩她的恥辱的標記也是於事無補的，於是她把嬰兒撐在胳膊上，面孔燃燒着，可是現出一種高傲的微笑